

【书里书外】

藏书的意义与题外

□薛原

我们这个时代真是日新月异,前些日子因为ChatGPT功能的不可想象,一时间网上各种声音沸沸扬扬,对于许多传统甚至已经不那么传统的职业都形成了冲击。譬如对传统绘画的从业者来说,更是一种颠覆。既然“机器”已经可以想怎么画就怎么画,还需要你去费劲再画吗?当然,不仅仅是绘画,许多专业和职业都面临这个问题。也有朋友私下交流时说到这个现象,问我如何看。我答,我是个不那么与时俱进的人,但被这个时代裹挟着,也成了整天挂在网上的网虫,即便如此,对于传统手工的专业或说生活,我仍然抱有乐观的信心,譬如读纸本书,譬如对于传统书画和舶来的架上绘画,譬如对于藏书。而对于这样的AI新时代,我举了一个已经过时的例子,就是顶尖的专业棋手虽然已经下不过“电脑”,但并不影响这些棋手继续比赛和下棋,只是不再找“电脑”巨无霸比赛即可,人和“电脑”本来就不应该在一个赛道上。

当然,我说这些只是一个读者的认识,也就是自己说说而已。对于许多现象,其实一个普通读者的意见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看谁说。也因此,我读到韦力的《AI时代,藏书的意义》一文时,不由眼前一亮,韦力的话是可以拿来当理论凭据的,当今若说个人藏书——这里的藏书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对古籍版本的收藏——在我孤陋寡闻的视野里,不知道还有谁能和韦力的古籍个人收藏相提并论。

韦力的这篇《AI时代,藏书的意义》,其实是给绿茶的新书《读书与藏书》写的序言——在此书里绿茶访谈了26位文化名家的书房。在当下,像该书里这26位文化名家的藏书生活自然是少数里的少数现象,韦力对比了传统线装书和现在图书之区别,还有古代与当下藏书家的不同。他以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夏晓虹夫妇为例,若对比古代的藏书家,十万卷楼已然是清代藏书家的顶尖成就,到近现代时期,嘉业堂的藏书量超过了五十万卷,这个成就已是那个时代私人藏书量的天花板……以此数论,陈、夏二师的藏书量不输于嘉业堂,因此他们的藏书若放在古代,估计要买下现住小区的几栋别墅才放得下。韦力引申说:“生产技术的进步给人类带来太多的便利,现代印刷术使得当今读书人有间书房基本就能满足一般需求。由此可以得出结论,今人的书房基本等同于古代的藏书楼。任何事情都要在同一条件下来谈论,比如上面将藏书楼与书房做比较,其条件乃是拿实体书来相较,否则游戏规则就不对了。”

韦力之所以如此说,当然是有感而发:“比如有人说,他的电脑或移动硬盘里面存着几百万部书,这话我信,但他要说藏实物书远不如电子书时尚新潮,我会貌似诚恳地一笑:的确,您好好地藏着这些硬盘,太有价值了。夏虫可以语冰乎?除去感情上的不接受,其实电子书在实用上的确有许多便利,尤其是在搜索关键词方面减少了许多翻书查找的时间,因此,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,如果其藏书的目的是为了阅读,而不是为了做某方面的研究,那么,多几块硬盘就足够了,这要比买实体书经济得多,并且更经济的地方是不用发愁多买几套房来装

书。”但韦力话锋一转:“有藏书之好者,无论古今,其智商平均值都在中人之上,那为什么算不明白这么低段位的经济账呢?很多人的藏书已经堆到了几无下脚之地,但还是忍不住地买书……人不是机器,实体人不是AI,人有情感活动,但AI是理性的,阿尔法狗能够打败围棋世界冠军,就是因为它没有情绪波动这个毛病,同样,它也不会有人的那种精神胜利法,在人看来,虽败犹荣:你赢了,你也不是人。”

ChatGPT大火,热度远远盖过了红极一时的元宇宙。预言家们迅速激动了起来,继续老调重弹地说一遍哪些行业会被淘汰,其中就包括编辑出版。按照这种说法,书的末日马上就要降临了:真的如此吗?“到目前为止,人工智能还停留在人类现有知识基础之上的总结,其实人类的发展何尝不是如此,书籍乃是先民智慧的结晶,后人是在前人的肩膀上走得更远更高。无论AI发展到什么程度,总是要在现有资讯的基础之上,再萃取出更加高级的理念,无论人类还是AI,总不能得遗忘笨吧?”除了内容上的偏爱外,爱书人在书房中所寄托的情感是局外人难以体味到的。

之所以这样引述韦力关于藏书与纸本书的话,是因为由此抛开藏书和阅读纸本书的习惯不说,还可以拿来说明对于传统绘画在当下同样的状况。譬如在AI时代,传统的手绘还有必要吗?就不引别人的话了,就以一个我自己当下的经历为例。正在经手编一本关于青岛特产的书,文字内容之外,配了许多图片,以呈现图文并茂,而照片自然是关于这些青岛特产的拍照。整本书已经排好了,但主事者提出一个问题,说能不能再找画家画一些插图,就是关于这些特产的绘画。按理说既然有了拍照的照片,还需要传统绘画吗?或者说直接在电脑上用“机器”根据照片“创造”出一幅幅绘画不也很简单吗?答案当然是否定的,“机器”还是无法替代传统的手绘。

再如画家唐吟方的画与文,说“画竹人喜题:高呼与可!与可高而近远,呼亦不来。此题只宜嗜尊者独享。吾辈偶得称手画竹,只小呼乡贤蒲作老,作老若闻,必是一脸嫌弃:小子,喊口号亦须取法乎上!”这样的性情文字,若是“机器”复制,只能是在画家写出了之后再“如法炮制”——可以“炮制”若干郑板桥的墨竹图,但显然不能在画家信笔而做之前“无中生有”。

还有一个现成的例子,譬如说我正读油画研究生的女儿薛寒冰正在持续进行中的一个“读画”图文专栏,这就是在iPad上临摹“重绘”西方大师的经典绘画,再配合她的文字解读。也就是说说是借助当下科技手段在电子“平板”上的“手绘”。这样的“重绘”有必要吗?如果仅仅是“复制”当然没有必要,直接拿来这些大师的经典作品的电子版图片即可。但是,她显然并非只是为了临摹和“复制”,而是在“重绘”过程中有了她个人的体验和建构——而这种个人感受和建构,是“机器”对原作的“复制”所不能替代的,或者说,她的“重绘”会存在她个人的“错误”,而“机器”是不会犯“错误”的。这也是“机器”终究还不能替代个人“手绘”的一个缘由。或许“犯错”也正是一个人的特色和他人不能替代的“个性”。

其实,不管在什么时代,找到自己生活的理由和乐趣,也就有了抵御窗外风雨的力量。

【创作谈】

鹿群穿过森林,既烧脑又快乐

“语言,不是诗歌;正如诗歌,不是语言……”作为一个正在走向深邃与成熟的诗人,窦凤晓在诗歌写作中深化着关于诗歌写作的论域。6月3日,她的诗集《鹿群穿过森林》研讨会活动在济南垂杨书院举办。

记者 张向阳

日常生活的“诗”化

不是靠语言,而是靠艺术

窦凤晓现担任日照市作协副主席,《鹿群穿过森林》是她出版的第三本诗集。收录到她这本诗集中的100首诗,经过了相对严格的限定式分类,最后确定了书中布局:分四个专辑,为花朵、孤独、时间、节制;分别对应着生命的感知状态、个体存在价值、关于生命纵深的理解以及对冗长繁复的对抗。四个部分以不同主题展开一种渐进关系,体现了窦凤晓的诗歌的审美倾向与写作自觉,以及对于“不可言说”之物的多向训练和探索尝试。

诗与语言之间是一种“古老的竞争机制”,是诗人与语言契约关系的另一种表达,一首诗的生成,“不是靠语言,而是靠艺术”。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主任,评论家谭好哲认为,“窦凤晓的诗歌很有现代性,她往往打乱日常语次,使诗歌回到语词本身,具有陌生化和超越性,超越日常,超越常识。在表达这一诗歌基本理论方面,窦凤晓表现得很勇敢。”她提出的“诗与语言不是一回事”这一观点,对诗歌理论工作提出了挑战。她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念:“存在之物比想象更高”。福柯是把学术文化知识,放在社会史、文化史的层面去辨明“词与物”的关系。而窦凤晓的面对“物”,如何使用“词”,往往体现出既有“物”的呈现,又有“词”的跳跃式飞升。她对“词、物”关系的思考和论述是个很好的诗歌命题。

思辨成为诗歌的“硬核”

《鹿群穿过森林》有相当深刻的哲学内涵和思辨性,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成为窦凤晓诗歌的“硬核”。

山东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评论家李掖平认为:“她的诗,既带给人羽毛拂过的微痒,又有伴随着疼痛感的绝望。”窦凤晓在表达哲理思辨,表达“词”的物性和神性模糊含混的分界时,她的诗机巧地用一种迷惘性弥合了哲学的硬度,有思想探究的勇气。她诗中的语词组合,既是审美也是挑战。她的诗,往往从日常最普通的事物切入,但这绝对不是目的,而是体现了宇宙中未知之物的处境。其诗歌对于“反思”“质疑”“迷惘”三位一体的探索相当成功。

窦凤晓的现代语性特征非常明显,从诗坛脉络发展来看,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。在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,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、评论家从新强看来,窦凤晓在这部诗集中反复阐述她对“存在”的理解,对“孤独”的体悟,对“时间”的思索,对“节制”的恪守。“她的诗学观念有一种统领性在里面,极具现代性和人性机变,她的诗语词意象纷呈,有很多的空间和意义值得继续挖掘。在当下语境中,这本诗集难得地坚守了典雅的汉诗立场。”从新强说。

诗是窦凤晓丰富生活、放松灵魂的一个独特空间,在平静的背后有着静水流深的内在力量。山东大学教授,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,评论家黄发有总结了窦凤晓诗歌的三个特点:一是取材多是对日常生活的“诗”化。日常生活,经由哲思进行深入转化,使之被激活、被点燃;二是对花鸟景物的“人”化。她的诗物我交融,意象的组合形成电影一样动态的画面感。她的诗歌一方面跟物质化的观念保持着疏离,一方面又与之保持了一定的互文性,即各种文本的互动与转换。三是她的诗具有很强的古典内涵,具有显著的化古为今的特点。“它不是单调的古典趣味,而是对中国优秀古典诗歌的传承和发扬,加以对西方现代诗歌的吸收,形成了独特的语言特点与思想架构。”他说。

对于窦凤晓的诗歌,山东省作协副主席,著名作家赵德发也有同样的感受:普通的事物到她眼里都有了诗性,其思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、耳目一新。“她的诗具有思辨性与敏锐度,擅长使用比喻、想象,她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放在一起搭建出匪夷所思的诗歌架构,有了独特的风格。”

“窦凤晓的诗将日常化为自然,将自然切入诗意,作品里的花草虫鱼、山水苍茫,都熔铸融化为氤氲诗意,这是现代性较强的诗意。”日照市作协主席,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夏立君对此感触颇深。

在不可言说之处言说

著名诗人路也曾凭借诗歌创作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,她从创作体验出发表达了自己的阅读感受:窦凤晓的诗将西方哲学命题与中国古典意境融合缠绕在一起了。她往往“在不可言说之处言说”,但又不打算,不试图给出结论——反而恰恰把事情说出来了——这件事情她做得乐此不疲。读她的诗既烧脑,又快乐。她不回避生活的琐碎,喜欢写大自然,植物呀,动物呀,但这些仿佛仅被她拿来用的,她并不照搬事物,而往往成为她内心的投射。“诗歌是用来感受的,而不是用来解读的。”路也这个观点为诗歌的阅读打开了更多维度和更广阔的空间。

“窦凤晓的诗歌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概括:一是敏锐,二是经验,三是绷紧。”著名诗人戴小栋说,诗人感知的雷达打开着,通篇敏锐。一首品质保证的诗,往往从内因的一个切口自然地入手,可以走得足够远。这个过程不停滞,不被干扰,更没被绊倒,从个人的无意识状态,向社会角色的有意识的自我承担稳定地迈进。她往往最后宕开一笔,有较强的处理哲学概念的能力;一首好的诗一定是写个人经验,写个体生命经验,窦凤晓诗歌基本基于其人生经验又有所超拔;另外,好的诗歌应该具有这种绷紧、结晶、燃烧的聚合感。